

玲珑望秋月 (节选)

大荒

古人说：惜花须及早，爱月宜眠迟。我却弄不清看月到底是不是爱月。白天太热、太吵、太多物象分散注意力，而夜晚总是凉爽的，安静的，月亮寐一扇天窗，银亮银亮的，想展臂飞过去，穿窗而入天外；又像一座天池，满地银水，想跳进去洗澡。人上不去，思想却上去了。有时又觉月亮像表，白玉做的，以一天为一时，一天缺一点，缺到不能再缺，又一天满一点，指示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，永恒的意义在周而复始，灭而再生的断续上。

全世界人没有不爱月，据说连兔子也拜满月，爱的程度恐怕要数中国首屈一指。千古情场的花前是以月下为最佳情调，她柔和的清辉恰好既不



明朗又不晦暗，不明朗则不暴露，不晦暗则不致看不见对方脸孔。故情侣们的“人约黄昏后”，总是选择“月上柳梢头”的辰光。崔莺莺“待月西厢”，是诗情的选择，恐怕也多少隐含免得看错对象的心理吧？我们把上元、中元、中秋三个大节排在三个望日，称媒人为月下老人，都是取其光华圆满的象征。至于幽人雅士，“步月”更是成癖了，试看《红楼梦》三十七回探春致宝玉的信，她说：“前夕新霁，月色如洗，因惜清景难逢，未忍就卧，漏已三转，犹徘徊桐槛之下，竟为风露所欺，致获采薪之患。”一个和月亮建立了这么深厚、亲密关系的民族，我实在想不通。

从电视上看到，人类真正“步月”过了，神话王国竟也真真实实的，做了人类太空探险的梯子，也许是远古以来的想象的挫败吧？不过留在月亮上的脚印不会向我们显影，在我们肉眼眼中，她依旧明媚如昔，依旧是情侣们定情的最佳气氛。只是太空人没有告诉我们，从月亮回看地球老家，是科学？是诗？抑是神话？

我想：只要人类不放原子弹把月亮轰碎，月永远会圆圆缺缺的亮着，逗人爱，适人遐思。不过爱月的应专属

5000年未中断的文明成全了中国人的世事洞明，比如：“不如意事十八九，能与入言无二三。”情感越细腻，思考越深入，环境越复杂，能与入言事越少。佳偶不谐、锦书难托、怀才不遇、忧谗畏讥、乡关何处、有家难还……体验到了深处，都有“与何人说”的无奈。

好在，有清如水、明如镜的中秋之夜，无价的清风明月融化人心头的块垒。何人初见月？何年初照人？《诗经》留下了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的怀人之语，李白有“举杯邀明月”的孤独吟啸。月光穿越千年，也洒在当代人的文字上，照亮了他们的悲欢。

隔着台湾海峡，回不了故乡的梁实秋，只能在自己的书中再看雅舍的“山头吐月，红盘乍涌”；张秀亚在岛上低吟：我故乡里的秋天，秋天里的故乡，比我那平凡的诗句美多了；亲历民族屈辱的大荒民族意识强烈：一个和月亮建立了这么深厚、亲密关系的民族，今日竟有人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，我实在想不通……

同样是海峡的那边和香江之畔，在升平岁月长大的人们少了追古怀远和离仇别恨，呈现的是简顿的飘逸唯美、陶杰的中西融合、李碧华的现世惊心，这些秋天里、月光下凝结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远方的同胞的样貌和心事。

有太多的隐秘在月光下放飞，从古至今。唐人已识此景，才留下这句：除却天边月，无人知。

除却天边月 无人知

陈晓星

幸福快乐的人，忧离愁苦之辈是无份的。10年前有首歌，“月儿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乐几家愁”？正是际遇不同，景同情异的说明。当我无意间微吟古人“同来玩月人何在？风景依稀似去年”诗句，忽觉月非月，而是浩浩宇宙一片枯叶，正婆婆娑娑滑落。

大荒：原名伍鸣皋，1930年出生于安徽无为，曾就读芜湖中学。到台湾后毕业于台湾师大，台湾知名作家。

中秋夜 (节选)

陶杰



很爱伦敦，外国的月亮是妖兽的眼睛，中国的月亮是神仙的镜魄，外国的月亮诡谲而暴戾，中国的月亮有一丝苦涩的清甜。外国人学习中文，会写一个“月”字，永远不可能明白其中奇幻千层的悲怆。一部中国文学史凉浸在灰蓝的月色里，李白的醉意，李贺的梦境，周邦彦的绮思，苏轼的江水，中国的亭园能把月色玩得出神入化：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？

……
当月饼用冰皮来打造，中秋节变成了一夜的消费，八月十五的月亮，是一体化的珠江三角洲的一盏大光灯，像插上了电线，两百瓦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中国的月亮有许多高贵的名称：桂魄、冰轮，都不如太阴之凄绝，月亮是中国悲剧的一面永恒的镜子，月亮是中国神话的一座阳台，是历史的一帖带点薄荷味的灵药。西洋的月亮是恐怖小说的人狼啤变的一场魔咒。所以中国人骂人忘本：外国的月亮也特别圆吗？把月亮当做争议的焦点，因为月亮是一镜皎亮的心魂，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，琼楼玉宇，碧海青天，中国的月亮把圆缺和悲欢共读，阴晴与离合共赏，中国的月亮是苏东坡的，西洋的月亮却

陶杰：出生于香港，求学于英国，香港知名的专栏作家，有“香江才子”之称。

雪柜中的月饼

李碧华

人人家中的雪柜内，肯定有吃不完的月饼，静躺躺在冷宫。其原价百多元至数百元不等，如今主人每回打开雪柜，面面相觑，视若无睹，再无兴趣了，为期可达半年，或以上。

记得某年除夕，月饼就像个失意憔悴的诗人，僵着布满皱纹的老脸，空怀一颗金黄甜美的心，在里头吟诵着送旧迎新的句子。

我随手把它们扔掉了，像很多很多都市人，总在这个时辰又捡拾到无谓的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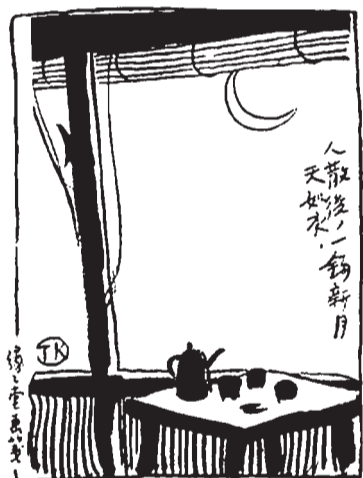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的广东人（即我们的先辈）过了八月十五，月饼买其余额，改称“日光饼”，又再苟延大半个月方可下台。其实我不大爱吃月饼，只是有点感慨，今时今日，它是一夜之间失去身份即时沦落的血淋淋例子，中秋翌日，已是贱卖的货尾。四五十元一盒。

恐怖归恐怖，但我们人人都有机会，当上雪柜中的月饼。

李碧华：出生成长于香港，创作小说、散文、剧本，代表作有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青蛇》、《胭脂扣》等。

月牙

简媜



山中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
夜中若渴，饮的是银瓶泻浆。
那晚，本要起身取水浇梦土，推门，却好似推进李白的房门，见他犹然举头望明月；一如时在长安。
东上的廊壁上，走出我的身影，吓得我住步，怕只怕一脚跌落于漾漾天水！
月如钩吗？钩不钩得起沉睡的盛唐？
月如牙吗？吟不吟得出李白低头思故乡？
月如镰吗？割不割得断人间痴爱情肠？
唉！
月不曾瘦，瘦的是“悠悠哉哉，辗转反侧”的关键情郎。
月不曾灭，灭的是诸行无常。
山中一片寂静，不该独醒。
推门。
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

简媜：1961年生于台湾宜兰，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台湾当代重要的散文作家。

“雅舍”最宜月夜——地势较高，得月较早。看山头吐月，红盘乍涌，一霎间，清光四射，天空皎洁，四野无声，微闻犬吠，坐客无不悄然！

舍前两株梨树，等到月升中天，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，地上阴影斑斓，此时尤为幽绝。直到兴阑人散，归房就寝，月光仍然逼进窗来，助我凄凉……

“雅舍”非我所有，我仅是房客之一。但思“天地者万物之逆旅”，人生本来如寄，我住“雅舍”一日，“雅舍”即一日为我所有。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，至少此一日“雅

雅舍 (节选)

梁实秋



舍”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。刘克庄词：“客里似家家似寄。”我此时此刻卜居“雅舍”，“雅舍”即似我家。其实似家似寄，我亦分辨不清。

梁实秋：1903年生于北京，1987年逝世于台北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、作家、英国文学史家、文学家、翻译家。

秋日小札 (节选)

张秀亚

菁菁，你洗衣古潭，水面生凉，我看见你的影子在水面颤抖了。而你归去，独木桥上，月明如霜，正是一个银色的夜。残荷上的水珠滑落了，一切静寂。过路的只有微风同你，更不闻青蛙跳水的音响。

秋天来了，它随着牵牛花的残朵，嵌进了竹编的门同小窗子。于是，秋意满了屋子，连回忆也凝结了，还有梦。但是，你晶亮的眸子可也注意到丝瓜的藤蔓吗？皎黄的花似乎开得美了，是否慵懒的秋阳，忘记了收去它这一件衣裳？在那下面，一条可爱的小瓜丝，翠蛇似的在悄悄蜿蜒了，秋天使你感伤吗？孩子，秋天也在安慰你，你可感到它的丰富？

……
我爱秋天，在那淡淡的云影天里，我似乎找到了我自己。当我在古城的时候，（那已是几年前的秋天了）我常常划着一只小游船，来到无人多风的桥洞下，我捻起那一截玲珑的

枫桥夜泊 郎静山摄
(郎静山：1892年生于江苏淮安，1949年赴台定居，1995年卒于台北。)

竹子，将无限的忧思消散于长风短笛之中，于是我心上的重量消失了。记得有一晚，我泊舟湖边，上岸寻诗，一切静寂，只听得水鸟扑飞。我曾口占过一首小诗，也许你会喜欢。（也许你只能领略一半，那也好。）我把它为你写在这儿：
今夜我泛舟湖上
水上是一片凄迷，
只有零落几点白露，
悄悄的沾湿人衣。

为寻觅诗句，
我系住了小船，
萤火虫引我前路，
微月如一片淡烟。

山径是如此清冷，
林木间虫声细碎，
何处飘来一丝淡香，
可是夏日忘记的一朵蔷薇？

菁菁，你这幸福的岛上采茶的小姑娘，你不要笑我，说着，说着，又引起我的乡愁了。我故乡中的秋天，秋天里的故乡，比我那平凡的诗句美多了。
我常常记起我临行的时候，故乡的一位朋友对我含泪而语：



“当秋天的太阳斜在日暮仪式上，我乃为你这归来的人，采撷新熟的枣子。”

自从我离去，那些枣树，曾几次成熟了。每个秋天，当露水落下来的时候，泪水湿透了我的襟袖，在泪光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了故乡的湖水，湖边我常坐的青石，石边那凌乱的菖蒲，如同古英雄锈了的青剑……还有那微睡的鹭鸶，在秋月下，白得如此玲珑……

张秀亚：河北沧县人，生于1919年，2001年病逝于美国。1935年起在报刊上发表作品，1948年到台湾，出版多部著作，作品以散文著称。
(本版文章插图均为丰子恺先生作品)

